

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

ZHONGGUO ZHENXI NIAOLEI DE LISHI BIANQIAN

何业恒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

何业恒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4 号

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

何业恒著

责任编辑:熊穆葛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

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625 插页:4 字数:222,000

印数:1—1000

ISBN 7-5357-1574-5

Q·30 定价:8.60元

地科 155—55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了我国 31 种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这些鸟类如朱鹮、褐马鸡、丹顶鹤、黑颈鹤、白鹤、大鸨、短尾信天翁等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号称为中国的“国宝”，也是全世界的珍鸟。

全书共约 22 万字，并有鸟类图和鸟类历史分布图 45 幅，可供林、农、生物、环保、自然史和地理、历史等各专业师生和有关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Abstract

This book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31 species of rare birds in China. These birds, such as *Nipponia nippon*,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Grus japonensis*, *Grus nigricollis*, *Grus leucogranus*, *Otis tarda* and *Diomedea albatrus*, are first-class protected animals in China. They are called "National Treasures" in China and are precious birds in the world as well.

This book has approximately 220,000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bout 45 pictures and maps of the bird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China. It is an excellent reference book for teachers,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of forestry, agriculture, bi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tural history as well as geography and history.

陈 序

自然界原来就有它自己互相制约而又一直保持着的一种生态平衡。谚云：“天生一只鸟，地生一条虫；天生一条虫，地生一片叶。”这就是原始的生态平衡的通俗写照。人类从全新世起就有了有组织的生产活动。为了养活自己，蕃衍后代，为了在天生万物中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开始对这种生态平衡有所破坏。当然，在这种破坏的初期，由于被破坏的一方底子厚实；而破坏的一方，力量还相当微弱，所以这种破坏的进度并不迅速。而且在破坏的一方之中，也有一些聪明人，他们察觉了这种破坏的后果，因而站出来阻遏这种破坏。就以鸟类为例子，《水经·浙江水注》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

这就是所谓“会稽鸟耘”的故事，“鸟耘”和大禹的关系，汉王充老早就在《论衡·求虚篇》加以驳斥。他说：“考实之，殆虚言也。”又说：“实者，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厥草尽，苦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至于“会稽鸟耘”的鸟是什么鸟，来自何方？王充曾在《论衡·偶会篇》中也有解释。他说：“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啄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至碣石。”

王充所解释的这种“雁鹄”，按照今仍以钱塘江、曹娥江河口岸滩为越冬地的北方候鸟来看，绝大多数大概是一种学名称为绿头

鸭(*Anas platyrhynchos*)而俗称野鸭的冬候鸟。在王充所在的东汉初年(公元1—2世纪),今钱塘江、曹娥江河口和山会平原还有比现在广阔得多的沼泽地,是它们理想的越冬栖息场所。但是随着土地的垦殖与钱塘江河口的改道,沼泽地的面积已经大大缩小。而且由于这种候鸟肉味鲜美,是人们宴席中的佳肴,所以每到它们到来的季节,猎人们用网、毒药和火枪等加以大量捕杀。直到今天,这个地区每到冬季,市场上常有这种野味供应。所以与王充的时代相比,这种候鸟的减少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提及,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具有远大眼光和卓越见识的人,他们为阻遏人们破坏生态平衡而费尽口舌和笔墨。他们呼吁人们不要杀灭包括鸟类的各种动物,不要滥伐森林,不要填塞湖泊等等。但历史事实是,这些人的力量,终归敌不过破坏的力量。事实是,动植物不断地遭到捕杀和破坏,湖泊不断地被垦殖湮废,生态平衡的失调每况愈下,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一味责怪古人。在古代社会中,有不少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由于古代科学知识的落后,人们无法预见到他们的行为,正在为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制造灾难。当时,如前所述,也有县官懂得:“不得妄害此鸟。”有许多人苦口婆心,劝阻人们妄杀滥垦。但问题是,他们的这些好心人之中,多数都并不能给人们以其他的谋生之道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方法。所以,尽管他们的行为也起过一点作用,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抵不过破坏的力量,以致在这个问题上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此外,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分辨清楚。古人在一段时期中烧毁或砍伐森林,垦殖草地,排干沼泽,杀灭许多包括鸟类在内的动物,这是他们改造自然的必要手段。用另一句话说,也是他们谋求生态平衡的一种手段。因为不要忘记,所谓生态平衡,这是指的自然环境适宜于以人类的生存为中心的生态平衡。人类既不能让森林、草地、猛兽、毒蛇的存在威胁人类的存在;也不能让它们灭绝殆尽而威胁人类的存在。人类必须想方设法,让它们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才是以人类的存在为

中心的真正的生态平衡。

试想,在古代,到处都是蔽天的森林,无垠的草地和沼泽。《禹贡·扬州》:“厥木惟乔,厥草惟夭”。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犀象成群,虎豹横行。人类如何改造它们以适于生存。这种改造,实际上就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中谋求生态平衡的手段。再举个例子,在唐朝,今华南沿海,包括大陆上的溪涧山谷,还存在着大量的马来鳄(*Crocodylus porosus*),它们到处肆虐,威胁人们的生存。以致韩愈不得不撰文声讨它们,要把它们驱走。此外,从明代直到晚清,我国南方的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及其他城市的近郊都常常出现华南虎(*P. T. amoyensis*)的踪迹,甚至窜入城市,在不少方志中都有“虎灾”、“虎暴”的记载,以致人们不得不想出许多方法,消灭和驱逐这些可怕的猛兽。可是时至今日,马来鳄不仅已经在中国沿海绝迹,在世界上也所存不多。而华南虎如今也成为需要保护的稀物。人类捕杀这些动物以求自存,初不料其结果终于出现这些动物的锐减甚至灭绝。这就说明,人类在起初为了生存而自发地谋求生态平衡,而终至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使自身重新陷入生存的困境。这个过程,是当今研究生态平衡的人所必须认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埋怨古人的过错,而在今天的情况下,怎样使已经破坏了的生态平衡逐步得到恢复,其责任恰恰就在我们自己一代。

从野生动物来说,他们之中许多品种的剧减或灭绝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另一方面是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某些情况下,后者所起的作用或许比前者更为严重。公元六世纪的著作《水经注》在《沔水篇》(即今汉江)中记载的一种称为“水虎”的动物,其实就是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当时在今陕西、湖北一带是很普通的动物。1992年美国的《新闻周刊》在8月11日有一篇题为《野生动物在呼唤》的报道,所说就是这种动物在生存环境破坏以后的处境:

“仅仅一百年前,在中国安徽省长江流域的沼泽地带还生长着难以数计的短鼻鳄。这种凶猛的扬子鳄经常糟践庄稼,吞噬家禽。夜间,村民们常为它们持续不断地嘶叫声惊醒。然而,由于生态环

境的污染和猎者的捕杀,其数量日益减少。至1981年,它们的数量已不足500条。中国政府觉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安徽省开始了一项捕捉饲养的计划,使扬子鳄的数量迅速回升,至今年春季,在那里的扬子鳄饲养场中已集聚着3700来条身长2米以上的鳄鱼。但是他们已不可能再回到野生环境中去了,因为它们的栖息处所几乎全部消失;沼泽地已变为农田,适于它们活动的许多河岸已被破坏,甚至那些被保护着的扬子鳄繁衍区也受到化肥的污染,毒化了它们的食物来源。……”

《新闻周刊》继续说:

“扬子鳄的厄运正是目前中国保护野生动物计划执行情况的缩影。”

《新闻周刊》的报道说明,外国人看到了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但其中困难的部分是这些野生动物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而要恢复它们的原来的生存环境,却是一个难题。

我在国外也看到了一些外国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情况。我所主编的《当代世界名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前言中,我曾经提到日本的情况:

“在我所访问过的许多日本城市中,东京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因为这个城市十分繁嚣和拥挤。……但是,一次偶然的发现,却使我多少改变了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一个早春的清晨,我在千代田区的一家旅馆的大楼顶层的阳台上散步,忽然间,一大群漫天而来的野鸭,几乎覆盖了千代田、中央、港区、新宿等区的整个天空,从东南向西北缓缓飞去。此后,我连续几个清早,都在阳台上欣赏到这种闹市中的野生动物奇迹。由此,我联想到,从整个东京都或者更大的范围来说,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工作,必然是做得很好的。”

我之所以重视在日本看到这些鸟类,主要是联想到他们对这些鸟类的生存环境的保护,非常明显,这些大群出现的鸟类,他们的生存环境必然是在东京湾或其邻近地区,而这些地区一定受到很好的保护。我的想法是,人们对动物的直接捕杀,当然是动物减

少或灭绝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对于若干种动物，譬如鸟类，其祸害或许超过直接的捕杀。我曾经考察过青海湖上的鸟岛，如此大量的多种多样的鸟类，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就是使它们无家可归，这就比直接捕杀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在这方面，使我感到十分慰藉的是关于云南省洱源县南的“鸟市山”的变化。我曾 在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7月号发表过一篇《读水经注记》，其中有一则《弔鸟》就是说的这会事。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篇中记及叶榆县的“弔鸟山”，说此山在每年七、八月间有大量鸟类聚会，可以“夜燃火伺取之”。在郦道元的记载以后约一千年，明朝的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亲自到了这里，当时地名已叫邓川州，山名也改称“鸟弔山”。近人朱惠荣注释《徐霞客游记》时，在这一段中说：

“这种动人的奇景至今仍然存在，每年中秋前后，在大雾迷濛，细雨绵绵的夜晚，成群结队按一定路线迁徙的候鸟，迷失了方向，在山间徘徊乱飞，当地群众在山上四处点燃火把诱鸟，火光缭乱，群鸟乱扑。”

从朱惠荣的注中，可知这许多鸟都是候鸟。郦道元的记载是“夜燃火伺取之”，徐霞客的记载是“土人举火，鸟辄投之”，而朱惠荣则说“当地群众在山上四处点燃火把诱鸟”。从《水经注》到朱惠荣，历时一千四百多年，燃火诱捕候鸟的陋俗未变，这确是令人忧虑的。但是后来我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文化》，1986年第6期中，读到了《鸟弔山》一文，我的忧虑就减轻了许多。该文作者杨圭臬记载了他目睹的情况：

“鸟雀越来越多，简直像雨点般向火光扑来。有的叽叽喳喳啼叫，有的引颈长鸣，震动山谷。这时，只要拿一根长竹竿，随意刷打就可以打下许多鸟雀。据说，过去也是这样的，但近年来已再没有人打鸟了。只有偶尔用网兜捕捉几只奇异的鸟类饲养。而上山林的都是来‘赶鸟会’，欣赏这种罕见的大自然奇观。”

至于这大量的候鸟来自何方，杨文中也有颇详的说明：

“一位特地从昆明动物研究所赶来参加‘鸟会’的科学工作者告诉我，这些鸟中，大部分是从青海湖中的鸟岛飞来的，像领鹳这种鸟，就只有青海湖才有。我感到很惊奇，他慢慢地跟我说：这些都是候鸟，每年冬天都要飞到孟加拉湾一带过冬，到第二年春天返回，鸟弔山刚好是候鸟南迁的中途站，于是便有那么多了。”

从“鸟弔山”的候鸟情况，说明我们如要研究鸟类的现状，还有必要熟悉鸟类的历史。一般鸟类的现状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而珍稀鸟类的现状就更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所谓“珍稀”，实际上就是灭绝的前奏。濒临灭绝的鸟类，我们要拯救它们，首先必须了解它们的历史变迁。而何业恒教授多年来的刻苦研究，正是这方面最必要的手段。

多年以来，久闻何先生在这方面的深厚造诣。今年5月，因出席史念海教授80寿诞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在西安恭聆了何先生关于珍稀鸟类朱鹀的学术报告。使我茅塞顿开。何先生在他大量珍稀鸟类的研究中，选择朱鹀在西安报告，是有他的深长意义的。因为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这种珍稀鸟类，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只有陕西的洋县一地尚有存在。但在历史时期，朱鹀的分布是相当普遍的。在东北的黑、吉、辽，华北的晋、冀、鲁、豫，西北的陕、甘，华中和江南的湘、鄂、赣、皖、苏、浙，西南的川、黔、桂，华南的闽、粤以至海南、台湾等22个省区，都有它们的存在。直到本世纪30年代，它们的足迹仍分布在上述除了黔、桂、赣以外的19个省区。到了50年代，虽然已经显著减少，但尚在陕西、甘肃、江苏等省发现。1964年6月，在甘肃康县还采到此鸟标本。而至今则仅存于洋县，其处境已岌岌可危。何先生的报告，对人们来说，不管是一次响亮的警钟，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猛醒。在历史时期，有不少鸟类是怎样由多到少，由少而珍稀以至于灭绝的。何先生在西安的报告，引起到场的历史地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除了会上的许多提问以外，会后也还有不少听众到何先生寓处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足见对于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和如何保护的问题，确是大家所关心的。

何业恒教授早已就此书的序言相嘱，受命以来，常感惴惴。何

先生的研究属于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范畴,在历史地理学的各部门中,这是一个目前研究者最少而研究最困难的领域。我对此道实未涉猎,仓卒成篇,语乏伦次,诚恐贻笑大方,还希读者见谅,并请何先生指正。

拙序既竟,却还有一点题外的话必须在此稍叙。何业恒教授编纂这一套《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可谓浩大工程。1990年在上海参加谭其骧教授 80 寿诞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何先生曾以丛书中的第一册《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见赠。拜读该书,知他编纂这套丛书,曾广采博引,利用了大量资料,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即达六千余种,近九万卷。对此,我立刻意识到,旧方志的动植物记载不列学名,何先生在这方面一定煞费揣摩,花了大量的精力加以辩证。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按中国方志史中,动植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者,始于 30 年代的民国《鄞县通志》。所以 80 年代之初,当一位美国汉学家看到当时新修的某种方志时,见动植物记载仍不异旧时,曾感慨地和我说:“比比《鄞县通志》,倒退了一半多世纪。”这话对我确实十分震动。从此以后,凡我参加各种志书评审会,我都以这位美国汉学家之言,敦促修纂者重视这个问题。而在浙江省,确实因此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在浙江省修纂的新方志,多数已在动植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倒退了一半多世纪”,虽是一句逆耳之言,却也是铮铮之语。方志要求科学,要求实用,岂能让动植物这一卷,陈旧落后而不及半个多世纪前的旧志?何业恒教授是方志的大用户,必定也有同感。谨为他的大著作序的机会,向方志界进此一言。

陈桥驿

1992 年 10 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谭 序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它为我们做了不少贡献，应该爱护和保护它。日本有一个鸟类协会，它的口号是“Today Birds, Tomorrow Men”。我理解它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今天把鸟类消灭了，人类明天也将自我灭亡；同样，如果今天把鸟类好好加以保护，明天人类也会繁荣昌盛。所以，保护鸟类，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何业恒老教授查阅了 7000 多种古今的各种文献，经过长达 15 年时间，精心研究写成这部《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书稿，总结我国前后数千年来鸟类分布区的情况，也就是鸟类数量的变迁。过去，鸟类的分布区是广泛的，数量是众多的。由于人们不注意保护，破坏了它的栖息环境以及滥于捕杀，因此，不论分布范围和数量，都大大地减少了。这就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再也不能不加以保护了，否则人类将要自己消灭自己。

自 1981 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每年开展“爱鸟周”活动以来，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关团体大力宣传下，人们对鸟类逐步有了认识。因而进行的保护活动逐渐增多，鸟类数量近几年也有所增加。

在对鸟类认识逐步提高的情况下，中国鸟类的历史变迁如何，也是非常重要的。直至今日，我还未见到有此类书籍的出版，所以此书的出版，是我国鸟类工作者、鸟类保护工作者、动物保护工作者及环境保护工作者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好好读一读。

谭耀匡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秘书长
英国东方鸟类学会中国代表

1992 年 8 月于北京

前 言

野生鸟类在自然界中对农作物和森林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大多数鸟类是农林害虫和害兽的天敌；没有鸟类的存在，野生植物的生长和农作物的生产是困难的。据鸟类学家郑作新教授研究，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季可捕食老鼠1000多只，一年可从鼠口夺粮1000多公斤，相当于四个人一年的口粮^①。如果不消灭或者减少鼠害，则每年农业中所生产的粮食，都将被老鼠糟蹋掉。据估计，全世界每年被老鼠损害的粮食达到产量总数的五分之一，损失是何等的巨大！

正因为鸟类在自然界中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保护鸟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必须努力做好。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鸟类是重要的一部分。1982年春季以来，我们每年还在各地开展“爱鸟周”活动，向全国人民进行爱护鸟类的教育。

保护鸟类，首先必须认识鸟类，认识鸟类在自然生态平衡中的巨大作用。要认识鸟类，必须研究鸟类。建国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的专著，使过去搞不清的情况，逐渐认识起来。

在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鸟类的地理分布。郑作新教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巨著的出版，就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但是，郑老的著作，仅限于现状；对于分布的历史变迁，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研究。许多地理分布的问题，如果不从历史发展变化来进行研究，就不容易搞清楚。因为现状只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很难反映它的全面情况。如果不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并分析

^① 郑作新等，鸟与自然界，大自然，1984；（1）。

其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例如,褐马鸡,现在仅分布在晋北的宁武、岢岚一带及河北西北的小五台山 区。历史时期褐马鸡的分布,不仅在河北、山西较今要广泛丰富得多,而且在东北、陕西、甘肃,甚至在南方的四川、湖北、安徽、福建和广东也曾有褐马鸡的分布。如果不了解这些发展变化,很容易认为一直分布在现在的地方。甚至对褐马鸡为“满洲”所产而加以“*manthuricum*”的命名表示非议,因为东北现在没有褐马鸡分布。就是晋东南的上党地区,曾是褐马鸡的主要产区,也不大相信,因为现在长子一带也不产鹩鸡。

又如朱鹀,现在仅陕西洋县有分布。但在历史时期,我国黑、吉、辽、冀、鲁、豫、晋、陕、甘、苏、皖、浙、赣、鄂、湘、闽、台、粤、海、桂、川、黔 22 个省、区均有分布。到本世纪 30 年代,仍在黑、吉、辽、冀、晋、鲁、豫、陕、甘、苏、皖、浙、闽、台、粤、海、湘、鄂、川等 19 省区有分布。本世纪 50 年代,在陕西、甘肃、江苏 还有记录。1964 年 6 月,还在甘肃康县采到过标本。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也不易搞清朱鹀的分布问题。

鸟类的分布,还有它自身的特点。人们为了认识它,将鸟分为留鸟和候鸟。在候鸟中,随着地区等的不同,又分为冬候鸟、夏候鸟和旅鸟,还有迷鸟。候鸟的分布范围一般很广,有些边远荒凉地区,还待人们去认识。例如,黑颈鹤的分布地区,现在还在发现中。就是留鸟,有的也随着季节的不同,有个垂直迁移的问题。由于具有以上特点,所以研究鸟类的分布问题,更为复杂,难度也可能要大一些。

本书名为《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它论述了全国 31 种珍稀鸟类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变迁的原因,它与《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一书互相衔接。在全国保护鸟类中,本书的出版如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将是作者所希望的。

著 者

1993.5

目 录

陈序

谭序

前言

短尾信天翁(*Diomedea albatrus*) (1)

斑嘴鹈鹕(*Pelecanus roseus*) (9)

白鹳和黑鹳(*Ciconia ciconia* & *C. nigra*) (17)

朱鹮(*Nipponia nippon*) (40)

大天鹅、小天鹅和疣鼻天鹅(*Cygnus cygnus*

C. columbianus & *C. alor*) (58)

鸳鸯(*Aix galericulata*) (75)

海东青 (87)

藏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 (93)

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 (99)

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huricum*) (108)

白鹇、黑鹇和蓝鹇(*Lophura nycthemera*,

L. leucomelana & *L. swinhoii*) (120)

金鸡和铜鸡(*Chrysolophus pictus* &

C. amherstiae) (130)

绿孔雀(*Pavo muticus*) (148)

灰鹤(*Grus grus*) (162)

丹顶鹤(*Grus japonensis*) (185)

白鹤、白枕鹤和白头鹤(*Grus leucogeranus*,

G. vipio & *G. monacha*) (200)

黑颈鹤 (<i>Grus nigricollis</i>)	(211)
蓑羽鹤 (<i>Anthropoides virgo</i>)	(219)
大鸨 (<i>Otis tarda</i>)	(225)
大绯胸鹦鹉、绯胸鹦和灰头鹦鹉 (<i>Psittacula</i> <i>derbiana</i> , <i>P. alerandri</i> & <i>P. himalayana</i>)	(235)
红嘴相思鸟 (<i>Leiothrix Lutea</i>)	(257)
主要参考文献	(263)
后记	

短尾信天翁

短尾信天翁(*Diomedea albatrus*),别名信天翁、信天缘、青鹗、青鹗、青翰、鹗鸡等;属鸬形目信天翁科,为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短尾信天翁为大型水鸟。它“毛色纯白,长颈长足,嘴长六七寸,虽系水鸟,不能水里捕鱼。常自泽畔,待鱼自来,将嘴插入水中而食之。”^①“食鱼而不能捕鱼,日夕立水次,俟鱼鹰所得偶堕者拾而食之。”^②;正因为“立水际,终不易地”^③;所以俗呼为老等。在信天翁科中,除了青鹗以外,还有“白鹗、黄鹗”^④。

短尾信天翁的分布,据以往文献记载,自日本千岛群岛至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均有栖息^⑤。在《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的分布地点为澎湖群岛及台湾省附近岛屿(繁殖鸟);山东烟台(旅鸟);我国沿海一带(旅鸟、冬候鸟)^⑥。

历史时期,中国短尾信天翁的分布,远比上述地区为广。

一、东北

主要分布在辽宁省沿海等地,西北到黑龙江省北部拜泉县和

① 民国八年(1919)《黑龙江省拜泉县志·物产》。

② 许瓊曾《东还纪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③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河北省任丘县志·物产》。

④ 清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续志·疆域·物产》。

⑤ 惠利惠著,杜亚泉等译,动物学精义,第1458页,商务印书馆,1958。

⑥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第7页,科学出版社,1976。